

請掀開經本，第二十四面第三行，志道禪師：

【僧志道。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。】

這也是來參學，向六祖大師請教。

【學人自出家。覽涅槃經十載有餘。未明大意。願和尚垂誨。
】

像這些地方，我們應當特別留意的，就是前面曾經跟諸位提示過的，古人學一個東西他都專，都是一門深入，所以到祖師門前一請教，一經指示，他就能夠大徹大悟。這個道理沒有別的，就是因為他用功很勤，長時間的鍥而不捨，他在那裡努力，所以才有這樣的效果。這是值得我們特別要注意，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。他是在《涅槃經》上下了十年多的功夫，雖然『未明大意』，就是沒有能夠大徹大悟。但是功夫的確是花了十多年，到這裡來請教大師，求大師慈悲『垂誨』，「垂誨」就是慈悲教誨。

【師曰。汝何處未明。】

《涅槃經》念了十年，當然念得很熟。所以他就問他，你說不明大意，哪個地方不明白？

【曰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】

這是《涅槃經》的經文，這四句偈是過去離怖畏如來所說的。在《涅槃經》十三卷裡面有這個故事，有一個公案，這個故事也非常有趣，說出從前菩薩求法不捨身命。這是佛在行菩薩道求法的時候，他住在雪山，在雪山修行。這個時候帝釋天，我們中國人稱為玉皇大帝，他見到了。見到的時候他也吃了一驚，這個人發這麼大心，想要修出三界、了生死，證無上菩提，這實在是不容易。於是

乎他就變一個羅刹（就是惡鬼），變個羅刹來試驗這個修行人，看看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。於是羅刹就念了佛經上兩句偈，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』。這個菩薩（就是修行人）聽了之後非常的感動，到處去看，聲音從哪裡來的，什麼人說的，看了半天也沒人，看到面前一個羅刹鬼，就問這是不是你說的？那個羅刹鬼說：是的。他說：你這個偈子不完全，應該後頭還有。他說：後面是還有，不過我這個肚子很餓，好多天都沒吃飯，現在我又不想說了。他說：什麼條件你才可以說？他說：我要吃飽，我才能說。他說：你吃什麼？他說：我吃人。人沒有，菩薩就考慮了一下，他說：好，你把後兩句說出來，我捨身供養你。羅刹鬼說：你說這個話靠得住嗎？他說：我是修行人，不打妄語，說到決定做到。於是羅刹鬼就把後面兩句說出來，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。這個時候他聽了這首偈子，所謂是「析骨為筆」，用自己身上的血到處寫，希望什麼？希望佛法能夠流通，不要喪失掉了。這是捨身供養羅刹，羅刹馬上就恢復他自己本相是帝釋天，非常的感動。所以，從前修行人為法捨身，不計其數。這是菩薩在修行，修菩薩道的時候有這麼一段公案，《涅槃經》裡面說得很清楚。志道禪師就是在這首偈子他有疑惑。

【於此疑惑。】

對這首偈子疑惑。

【師曰。汝作麼生疑。】

『作麼生』，可以說在唐宋時候是一句口頭語，拿現在的話就是：你為什麼會疑？「作麼生」就是為什麼，你為什麼會生疑？志道就說：

【曰。一切眾生皆有二身。謂色身法身也。】

他這個疑的根源從這來的，一切眾生都有兩個身，一個『色身

』，就是我們現前這個「色身」，另外一個是『法身』。

【色身無常。有生有滅。法身有常。】

色身是無常，法身是有常，可是法身雖然有常，法身是：

【無知無覺。】

我們色身是無常，但是它有知有覺，它是個生滅法；法身雖然是真常，但是它無知無覺，它是不生不滅的。他就執著在這一點。

【經云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者。不審何身寂滅。何身受樂。】

他說不曉得到底是哪一個身，這兩種身，哪一個身寂滅，哪一個身在那裡享樂？

【若色身者。】

假如說色身在那裡享樂的話，就是：

【色身滅時。】

這就是講人死的時候。

【四大分散。全然是苦。苦不可言樂。】

當然這樣一說就不是我們這個身來享受了。

【若法身寂滅。即同草木瓦石。】

一切萬法就是法身，法身無知無覺，那到底是：

【誰當受樂。】

說寂滅為樂，這個樂什麼身來受？說色身有問題，說法身也有問題。

【又法性是生滅之體。】

生滅是色身，法性是色身的本體。

【五蘊是生滅之用。】

色受想行識，就是我們這個生滅身的受用。

【一體五用。】

體雖然是一個，作用有五種。

【生滅是常。生則從體起用。滅則攝用歸體。】

這是講生滅是個常道，是個常法。

【若聽更生。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。】

『聽』的意思，就是說我們同意、認可它，就是生生世世永遠在那裡循環不息。這樣一來，這個有情的世間，我們今天講一切動物，有情眾生它不斷、它不滅。這個斷滅是個暫時的現象，因為這裡滅了，經上說四十九天它又投胎了。可見得，實實在在講，它是不斷不滅。這個就現象上來觀察。

【若不聽更生。則永歸寂滅。同於無情之物。】

如果我們不同意這個看法，滅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生，那就永遠寂滅，永遠寂滅就變成無情，磚頭、瓦塊，變成這些東西。

【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。何樂之有。】

「寂滅為樂」，樂在哪裡？寂滅就是涅槃，所以這樣一看，涅槃很可怕；如果一證到涅槃的話，那就像他所講的，如果永遠不生就永遠寂滅，這個實在講，就像小乘人掉到涅槃坑裡去了。其實小乘掉到涅槃坑，還不是他這裡所說的，他這個地方所說涅槃，人就變成無情的磚頭、瓦塊、石頭之類的，這叫成佛嗎？這個叫證涅槃嗎？這又樂在什麼地方？人真的變成一塊石頭，石頭是無知無覺，它知道什麼樂？怎麼可以叫寂滅為樂？他的疑問在這個地方。這是他念《涅槃經》念了十年，參不透的地方。諸位要曉得，經上常講「一迷一切迷，一悟一切悟」，如果他在這個地方要開悟了，全經整個教義都貫通。可見得，我們看前面，也有看到念《涅槃經》的，像無盡藏比丘尼，各人迷的地方不一樣，有的人在這幾句上迷了，有的人那幾句上不通了。所以一通一切都通了，這是疑情之所在。

【師曰。】

六祖大師聽他這麼說，這就告訴他：

【汝是釋子。何習外道。】

你是佛弟子，你怎麼學了外道？因為前面所說的，完全是外道的見解、外道的思想，那不是佛法，他的思想、見解完全錯了。他說，你怎麼會學外道？

【斷常邪見。】

你把一切事理看是有常有斷，看成一個生滅法，這個見解是錯誤的，拿外道的邪知邪見：

【而議最上乘法。】

你拿它來討論、議論佛經（《涅槃經》是上乘法，佛最後所說的），這個是大錯特錯。

【據汝所說。即色身外別有法身。】

其實要知道佛法裡頭，我們前面聽六祖講過，在其他經論上也看到過，像《彌陀經》上我們也討論過，說一體三身，三身是一體。他現在把三身分了家，他這個見解錯誤就錯在這個地方，不知道三身是一體，他以為色身外別有法身，所以才有這種錯誤的看法、錯誤的見解。

【離生滅求於寂滅。】

因為有兩身才有這個意思，捨生滅法，求不生不滅法，『寂滅』就是不生不滅。

【又推涅槃常樂。言有身受用。】

經上講的「寂滅為樂」，你在那裡推想有一個身在享受這個樂。

【斯乃執吝生死。耽著世樂。】

他把涅槃、寂滅為樂，也把它比喻作五欲六塵這種之樂，為什麼？色身可以享受。他有這個意念在，他的生死心沒有了。所以還

是『執吝生死』，「執」是執著，「吝」是吝惜，沒有放下。所以還是耽染世間五欲六塵之樂，他這個沒放得下，所以他才有前面的疑惑。正因為他沒有徹底放下，所以十年《涅槃經》念了沒有悟處。這個也是一個原理原則，不管修哪一個法門，只要你心裡頭有一樣東西沒有放下，就是障礙。拿我們今天念佛來說，我們得不到一心，甚至於得不到功夫成片，你曉得原因在哪裡？心裡必定有一樁事情沒有放下。如果真正放下了，沒有不得一心的。

經上明白的開示我們，「若一日到若七日」，我們昨天晚上在《彌陀要解》裡面討論過。你心裡有執著、有放不下的，那這個沒有法子，佛號念一輩子都得不到功夫成片，那一心就別指望了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。這是我們要大大的覺悟，無始劫以來，六道輪迴生死的根本，就是個放不下。所以祖師常常開示念佛人，要放下身心世界，什麼都不想，什麼都不要，一心一意只有願見彌陀、求生西方，只有這一念。這樣的人沒有一個不往生，沒有一個不成功，時間很短，很快就能夠得到，這是我們要真正警覺到的、要體會到的。人家行，行在哪裡？我們不行，不行在哪裡？總得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參禪的人有這個執著，執吝就是放不下，他不會開悟，障礙他的悟門，別說他念十年，念一百年也不會開悟。大師在此地點破他的迷關，幫助他打破這個迷關，使他能夠大徹大悟。

【汝今當知。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。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。念念遷流。不知夢幻虛假。枉受輪迴。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。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。乃示涅槃真樂。】

這一段是說明佛說法的用心，正因為眾生有病，佛用這一帖藥來對治眾生的毛病，於是乎佛就有法可說。而這幾句話，說的是我們有情眾生的真相，真實相。五蘊和合之體有沒有？有，這是事實。外面一切法塵，這個境界相有沒有？也是有。病在哪裡？病在我

們錯認了。我們對於自體相是過分的執吝，執著、愛惜放不下，以為這個就是我。而不曉得，事實是什麼？事實，它不是我，是我所。就是我所有之物裡頭的一種，並不是我，我是不生不滅的，這是生滅的。好像我們穿衣，這是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是個生滅法，穿破了，不要了，再去做件新的；我們現前身體也是我所有的，跟衣服一樣，壞了馬上再換一個，換個新的。要懂得這個意思，這個不是我。你要曉得是我所，那捨身受身就方便了。所以他遇到羅剎鬼，他肯把這個身體布施給他、供養給他，你需要，我捨給你；捨給你，他馬上又得個身。我們今天為什麼捨不得？因為執著我身只有一個，捨了之後永遠沒有了，這就是我，我沒有了，這就錯了，錯在這個地方。所以要曉得我是永遠在的，不生不滅，我所有的是生滅法，要明白這個道理。所以身可以布施。

外面一切法界相也是有，病在哪裡？病在你分別，也病在你執著。所以離開一切分別、執著、迷惑，這個法界的實相就現前了。那個時候你所見到的就是諸法實相，與諸佛菩薩所見的沒有兩樣。我們今天見這個相是虛妄相，把實相變成虛妄相。虛妄在什麼地方？就虛妄在我們迷、我們執著，就是迷與執著，眼前的實相不認識，所以佛說為虛妄。其實相哪有虛妄？是你對於一切相，虛妄的見解，虛妄的認識，虛妄的分別執著，是說的這個，這虛妄相講這個。所以離開這些虛妄，立刻所有一切相內外統統是真實的，這叫實相。所以實相跟虛妄相是一不是二，不是說虛妄相之外還有個實相、實相之外又有個虛妄相，那就搞錯了。正如此地講，法身之外還有一個色身，色身之外還有一個法身，他也弄錯了，他不曉得是一不是二。所以這個要認識。

因為他迷惑、執著，他就『好生惡死』，生就喜歡，死就恐懼、就害怕。『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』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所

以相不是真實的。因為這個錯誤的觀念，這個錯誤的想法、錯誤的看法，於是乎就變現出六道輪迴，自作自受。好像人做惡夢一樣，夢是假的，他把假的當作真的，所以他也很痛苦，他夜夜都在受苦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『以常樂涅槃』，「常樂涅槃」是真相、是實相、是自家本來面目，因為迷了常樂涅槃，所以就變成六道輪迴、變成三惡道。『翻為苦相』，怎麼變的？這個變是自己變的，不是別人替你變的，就是你迷、執著；破迷、斷執，那馬上就恢復，就能夠離苦得樂。所以這是把凡夫病根說出來。凡夫，『終日馳求』，患得患失。『佛愍此故』，佛憐憫眾生迷惑顛倒，胡作妄為，『乃示涅槃真樂』，「涅槃」是不生不滅，指示出我們有不生不滅的真樂。

【剎那無有生相。剎那無有滅相。更無生滅可滅。是則寂滅現前。】

這段文也是《涅槃經》裡面很重要的意思。『剎那』是極短的時間，所謂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，可見剎那是很短的，就是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，這是講極短的時間，沒有生相，也沒有滅相，可見得本來是不生不滅。『更無生滅可滅』，要有生有滅，那這個相就是實在的、就是真實的，不能叫虛妄；正因為這個相，實在連生滅的相都找不到，可見得它是虛妄的，它不是真實的。經中常講，「一彈指六十剎那，一剎那九百生滅」，都是說這個意思。不生不滅，叫『寂滅現前』。所以佛眼睛裡面看一切眾生，終日生而無生，滅而無滅，無生無滅，這就是實相，這就叫「寂滅現前」，寂是清淨，清淨寂滅。

【當現前時。亦無現前之量。乃謂常樂。】

現在人都很著重講這個『量』，假如真的落在量上，那又落實了，那又確實有這麼一樁事情。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「凡所

有相皆是虛妄」，虛妄就不會落在量上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，這都是說的是虛妄，不是真實的。正因為事實真相如此，所以即在現前之時，「亦無現前之量」，這個叫『常樂』。所以經上所講的「寂滅為樂」，這個樂不是苦樂之樂。而志道法師他誤會了，他把這個樂當作苦樂之樂，與苦相對的這個叫樂，哪裡曉得佛講的樂，是苦樂二邊統統都沒有了，這個是樂，這是真樂。

【此樂無有受者。亦無不受者。】

怎麼說『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』？無不受就是有受，這個意思說得圓滿。「無有受者」，你沒有受樂的心，你要有受樂的心，那你就變成凡夫了，你還有一個心在受樂、在享受。前面大師給我們說，真心是什麼？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你心裡頭還有樂，那你就不是真心，真心裡頭什麼都沒有。所以說「此樂無有受者」，這在理上講、體上講。「亦無不受者」，這個無不受者就是剛才講的身，你入到這個境界，你是真樂。可是你那個樂，絕對不是世間苦樂之樂，的確就是經上講的清淨寂滅之樂，這個樂是真樂，這個樂裡頭沒有煩惱。諸位要曉得，苦樂憂喜捨是煩惱，七情五欲是煩惱，你這個樂裡頭沒有煩惱，這叫真常之樂。這個境界是要自己去體會、去實證，說不出來的。

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。】

一體五用是事實。為什麼大師在此地說，『豈有一體五用之名』？這就是因為志道法師執著一體五用。「一體五用」是佛常常說的，那是為眾生分別而說，要曉得一體五用、五用一體，這個是事實真相，你要執著，你要在這裡分別，那就錯了。這個就是連言說、分別都不可以，正是大經裡面所說的，我們要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這種清淨寂滅之樂你才能夠體會得到。

【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。】

那是更錯誤的一個看法，這種看法、想法大錯特錯，『涅槃』怎麼會禁伏諸法？「涅槃」得大自在，真解脫！怎麼會禁止？怎麼會是伏一切法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【令永不生。斯乃謗佛毀法。】

這種見解，這種想法，這個說法，那是『謗佛毀法』。其實他不是有意的，他是確確實實讀經，在這個裡頭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見解，錯誤的一個想法。大師在這一番開示裡面，把這個病根說出來了。這些病根可能我們自己都有，我們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不明白這個事實真相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自度？什麼時候我們這一句佛號才能念到功夫成片，決定有把握往生西方世界？所以這一番開示對我們是有很大大利益的。底下大師把這個意思，總結幾句偈子來說明。

【聽吾偈曰。】

下面一共有八首偈頌。第一首說明涅槃的定義：

【無上大涅槃。圓明常寂照。凡愚謂之死。外道執為斷。】

前面這一句是講涅槃之體用。《楞伽經》上說，「妄想不生，不起不滅」，這就叫涅槃。它的作用是『圓明常寂照』，這說了五個。「圓」是圓滿，一絲毫欠缺都沒有，體性圓滿、作用圓滿、智慧圓滿、德能圓滿，沒有一樣不圓滿，這是誰？就是自己本人。「明」是講的妙淨明心，就是真心，所以涅槃就是真心，儒家講明德。「常」是永遠就是這個樣子，不生不滅，無始無終，這真正是自己。「寂」就是清淨，決定沒有散亂，這個叫寂。靈靈不昧那叫「照」，也就是說無論對什麼境界，現前的、不現前的，現在的、過去的、未來的，此界他方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叫照。所以，涅槃之德有圓、有明、有常、有寂、有照。很可惜的，凡愚之人

，他看作死；外道，看作斷滅。這個都是迷失了『無上大涅槃』。再看第二首，第二首這是講邪見的根本。

【諸求二乘人。目以為無作。盡屬情所計。六十二見本。】

二乘是聲聞、緣覺，這兩種人有沒有體解到無上大涅槃？沒有。所以佛法裡面稱他們所證的叫偏真涅槃，不是無上涅槃，叫偏真涅槃。因為他們看，是『以為無作』，這個「無作」就是說不應作功德求涅槃。可見得小乘人，他的確他得到一種甚深的禪定，能把他的妄想伏住，叫妄想不生，不起不滅，這是涅槃的相，他有一點彷彿。換句話說，二乘人證得的涅槃，嚴格的來說是相似的涅槃，不是真正的涅槃。為什麼？他雖然妄想不生、不起不滅，但是圓明常寂照他都沒有，圓明照至少這三個字沒有，他有一點常、有一點寂，常跟寂他有一點，不圓滿。所以他是沾了一點涅槃的邊，不是圓滿的。

所以他那個見解也不是純粹正確，『盡屬情所計』，也就是分別、計度。而佛在《楞嚴經》上批評小乘人，就是證得的境界，那說得非常明顯，他說小乘人那個境界（就是聲聞、緣覺），是「內守幽閑」。他為什麼不能證得無上大涅槃？就因為他還有內守，他守住他那個幽閑的境界，這就是定，他守住他的境界，他不捨他的境界，他永遠在定中。所以小乘人依然還是有執著，他執著沒有了，他有法執，叫「內守幽閑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批評小乘人的境界，這個就是偏真涅槃的真相。你看與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，完全不一樣。這是『六十二見本』，「六十二見本」就是當年佛陀在世，一般外道就有六十二種錯誤的見解，邪知邪見。這個就是六十二種邪見的根本，就是人家把死、斷滅、無作，以為這個是涅槃，這個是所有邪知邪見的根本。我們再看第三首：

【妄立虛假名。何為真實義。惟有過量人。通達無取捨。】

這首偈是講一個真正通達的人，他心清淨，他不分別、不執著，曉得「六十二見」也不過是虛假名詞而已，「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所以只有這些假名，並沒有真正的意思。這就說凡夫、外道、二乘，他們分別執著的，都不是真實的事理，他是見解錯誤，不是實事、實理。所以『惟有過量人』，「過量人」就是指佛菩薩，大乘之人，『通達』，他對於這個事實真相明瞭，凡夫、二乘、外道他錯在哪裡、迷在哪裡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說瘋話也好，你說醉話也好，他聽了如如不動，沒有『取捨』，就是不取涅槃，也不捨涅槃。這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無住涅槃」，這是大乘菩薩他們的見解，所謂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底下有三首都是講的正知正見，請看經文：

【以知五蘊法。及以蘊中我。外現眾色像。一一音聲相。平等如夢幻。不起凡聖見。不作涅槃解。二邊三際斷。常應諸根用。而不起用想。分別一切法。不起分別想。】

這就是佛與大菩薩們他們的見解、作用，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『五蘊』是法，小乘人常講的法執，凡夫我執，『及以蘊中我』。世出世間一切法，把它歸納起來不外乎五蘊，所以五蘊就是一切法，執著五蘊就是法執，執著蘊中我，那就叫我執。『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』，音聲相是舉一個例子，眾色像裡頭舉一個例子。色聲香味觸法，色受想行識，要知道法法平等，為什麼？因為法法都是夢幻泡影，因為它都是有為法。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色法如夢幻泡影，聲法也是夢幻泡影，色聲香味觸法沒有兩個樣子，色受想行識也沒有兩個樣子，全是夢幻泡影，所以諸法是平等的。

我們在這個裡面見解，『不起凡聖見』。凡夫的見解，執著是

有；聖人的見解，曉得這一切如幻。如幻沒錯，你對如幻要是執著，那就錯了。佛菩薩曉得如幻，佛菩薩心裡決定不會有個「一切法如幻」，那就壞了。我們今天最糟糕的就是執著，平常我們執著這一切東西是有，好，現在佛給我們講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你就執著這一切相都是虛妄的，這又錯了。佛用這個話，無非是打掉我們一切有的執著，那個執著打掉了，佛講的這個也要把它丟掉，你才能夠得到真相。你這邊捨棄了，你又執著佛所說的，又錯了，那就是小乘人的執著，這是最難的。所以佛到最後實在是沒法子，告訴我們佛沒說法，哪個要說佛說法叫謗佛，這就是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法就是佛法，也不能夠執著，它只提供我們一個參考，幫助我們開悟。你執著了，你就不會開悟。你二邊都不執著，你從自性裡面有悟處。所以說「不起凡聖見」，我們的心清淨、平等，凡聖的見解統統要放下。

『不作涅槃解』，涅槃、生死，事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也不要執著生死，也不執著涅槃，二邊都不執著。所以『二邊三際斷』，「三際」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三際斷了，心清淨，為什麼？不想現在，也不想過去，也不想未來。為什麼？三際不可得，你所想的全是妄想，三際真正不可得。所以你能夠把三際斷掉，你的心就清淨，心清淨就放光明，圓明常寂照，這個真我就能夠現前。「二邊」，凡聖是二邊，涅槃、生死是二邊，菩提、煩惱是二邊，凡是相對的都是二邊，統統捨掉，唯一清淨。這個境界就是佛法裡面講的，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」，這是真實相。『常應諸根用』，「應」是相應，沒有不相應的；「諸根」就是六根，在眼叫見、在耳叫聞，見聞覺知，這就是圓明常寂照的大用。雖用，『而不起用想』，你起用想，你就把圓明常寂照變成八識，又變成生死了。圓明常寂照的作用是真有，從來就沒有斷滅過，諸佛如來如此，

一切眾生也是如此，念念都是圓明常寂照。諸佛如來得到這個受用，凡夫失去了這個大用，就是因為你在圓明常寂照裡面，你起心動念，你分別執著。所以把那個真用失掉了，結果變成了迷用，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在搞這些作用，真常的作用沒有了。所以大師在此地教給我們，「而不起用想」。

『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』。前面兩句是講我們自受用，後頭兩句「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」是他受用。這個是真正的受用，分別是為他而分別，比如佛陀講經說法，是為我們而分別，他是不是真正有分別、真正有言說，沒有。他是為我們分別而分別，為我們言說而言說，他自己心裡面從來沒有個意思說，「我分別一切法，我在說一切法」，沒有，他沒有這個念頭。這就是所謂無說而說，「分別一切法」是說，「不起分別想」是無說，無說跟言說是同時的，不是分作兩段的，同時的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。佛四十九年天天在說，從來沒有間斷的說，佛無說，為什麼？佛從來沒有起分別想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樣樣都在那裡分別、都在那裡做，分別就是不分別，作就是無作，這個就與佛法相應，就跟佛菩薩住世沒有兩樣。所以要學這樣，外面事情做得很圓滿，內裡面不生煩惱，內心永遠是清淨寂滅的，外面事情都會做得圓圓滿滿，利益一切眾生。所以佛法是生活，佛法要離開生活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底下一首解釋寂滅樂，這是教我們要體會，要真正能夠明瞭動中有不動，才曉得寂滅為樂。

【劫火燒海底。風鼓山相擊。】

這兩句是指動。《仁王般若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講這個世界要壞的時候，這個世間有大的火災，把這個世界燒壞，把這個世界燒成灰塵一樣的，『劫火燒海底』。『風』就是風暴，當然火裡面有大的旋風，使山都互相碰撞，這是講世界毀滅的相，這是動，非

常之動。動中有不動：

【真常寂滅樂。涅槃相如是。】

如來所證得的是真實常住，所以叫『真常』，《楞嚴經》上講「獨妙真常」。菩薩所證得的境界，講到樂他有兩種，一種是無上菩提正覺，這個是樂；第二種是無上涅槃寂滅之樂。這首偈顯示，大動裡面有不動。我們要覺悟，我們今天身在動，心也在動，身心都是相，都是作用。我們身心動當中有一個不動，我們本性不動。從內來講，我們見性不動，我們眼識在動。所以你要曉得動中有不動，你要守住不動，不要著那個動。你要著那個動，執著那個動，那就很苦，你就很苦。你要能夠守住你的不動，把你的動當作什麼？當作作用，當作應付人、應付事，當作一種手段、一種作用。自己享受的什麼？享受的是不動。這個就是佛法，這就叫佛、就叫菩薩。佛菩薩跟我們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他曉得我們這個身心，動裡頭有不動的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，迷失了，所以我們只有苦，沒有樂。而佛菩薩只有樂，沒有苦，他有圓明常寂照之樂，他有這五種都是樂。我們這五個一個都沒有，圓沒有，我們欠缺的太多了；明沒有，我們愚痴；常也沒有，寂更沒有，照也沒有。所以我們這五個都沒有，這五個是我們本性，五個是真我。

假如我們一恍然大悟，明瞭這樁事情，原來我們這五個都有，我們只守住自己圓明常寂照，拿我們的思想、意識，就是八識，拿我們的八識，拿我們這身體去做什麼？做利益眾生的事業。與自己圓明常寂照妨不妨礙？不妨礙，一點都不妨礙，這就真正叫自利利他，而在利益眾生當中就修自己的圓明常寂照。圓明常寂照是性德，而我們有修德，我們的性德透出來，透得更圓滿，透得更明顯。這是《涅槃經》的意思。『涅槃相如是』，「相」是樣子，涅槃的樣子是這個樣子的。所以真正入這個境界，你問他有沒有生死？他

沒有；你問他有沒有涅槃？他也沒有，生死、涅槃都不住。或者說，你問他有沒有生死？他說有，身有生死；問他有沒有涅槃？有，自性涅槃。所以說生死也可以，涅槃也可以，到這裡意思是圓的，它是一不是二。圓明常寂照是真常，永遠存在，不生不滅，作用是有生有滅。所以生滅跟不生滅是和合的，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兩樁事情。末後一首，這做總結，意思也很深。

【吾今強言說。令汝捨邪見。汝勿隨言解。許汝知少分。】

這個話很對。你聽，聽了不要分別、不要執著，你要悟入。如果你要隨語生解，那你又錯了，不可以隨語生解，你要體會到這個境界，你才能夠懂得一些，隨語生解那還是不懂得。所以祖師說法，佛說法也是這樣的，說，不得已，勉強而說。為什麼說？不過是幫助你把邪知邪見給打掉而已，就是為的這個，千經萬論不離這個宗旨。

【志道聞偈大悟。】

聽祖師這麼一開示，他大徹大悟。

【踴躍作禮而退。】

歡喜得不得了，十年多的疑團一下打破了。我們今天也聽了，我們這個疑團打不破，我們不開悟，原因在哪裡？人家有十年的基礎，有十年的疑情。所以「小疑則小悟，大疑則大悟」，我們從來也沒有提起這個疑情，所以聽了還是不悟。但是聽了不能說沒有好處，有好處，希望聽了之後要覺悟，要能把這些道理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那就是真正修行。對於一個念佛人來講，很大很大的好處，能夠幫助你得一心。再看第七位行思禪師，這一位也是了不起的人，在禪宗史裡面是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。

【行思禪師。姓劉氏。吉州安城人也。】

俗家姓『劉』，『吉州』就是在現在的江西省，『安城』就是

唐朝時候的安福縣。「吉州」現在我們稱為吉安，吉安就是這個地方，在江西的南方。

【聞曹溪法席盛化。徑來參禮。】

由江西到曹溪這個路不算遠，是很近的距離，聽說六祖大師在那個地方度化眾生，講經說法，所以他也來參學，來禮拜祖師。

【遂問曰。當何所務。即不落階級。】

他是自己的確有相當的成就，也有很好的境界，來見到祖師，求祖師給他印證。『所務』就是所做，這個話要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我應當怎麼做法，才不落在階級裡頭？『階級』，在佛法裡面講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菩薩從初住到等覺有四十一個階級。如果講從初信到等覺有五十一個階級，我們要怎麼做才不落階級，不落階級就成佛。所以這個話的意思，我要怎麼做法才能成佛，而且這個成佛是頓超，不落階級，頓超。

【師曰。汝曾作什麼來。】

祖師反問他一句，你曾經怎麼個做法？你說怎麼做不落階級，我問你，你過去怎麼做法的？

【曰。聖諦亦不為。】

『聖諦』就是無上菩提涅槃，我連這個都放下了。這個意思也就是說，身心世界、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我統統放下了。這就是佛，這不是佛是什麼？這都沒有了，統統放下，徹底放下，這個境界很高。祖師就說：

【師曰。落何階級。】

你落在什麼階級上？

【曰。聖諦尚不為。何階級之有。】

他哪還有什麼階級？沒有階級。

【師深器之。】

六祖大師非常器重他，確實是如此。

【令思首眾。】

就分派行思禪師叫他做大眾的好像班長一樣，派他出來當班長來領眾，可見得他這是頓悟、頓超、頓證。

【一日。師謂曰。】

這有一天，六祖大師告訴他：

【汝當分化一方。無令斷絕。】

你的法緣還很勝，不錯，你應當去教化眾生，不要老守在我面前。

【思既得法。遂回吉州青原山。弘法紹化。諡號弘濟禪師。】

所以他就回到他原來的家鄉，他是吉州人，江西吉安，回到那邊，那裡有個青原山，在那裡主持道場，教化一方。『紹』就是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續佛慧命。『諡號』是他老人家圓寂之後，皇帝送他一個名號，叫『弘濟禪師』。第八位懷讓禪師。這個都是六祖大師登堂入室的大弟子，我們中國佛教史裡頭佔很重要的地位，像青原思、懷讓、永嘉，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。

【懷讓禪師。金州杜氏子也。】

『金州』這個地方在現在陝西省，到民國年間的時候稱之為安康縣，就是這個地方的人，拿現在的話說他是陝西人，俗家姓『杜』。

【初謁嵩山安國師。安發之曹溪參扣。】

嵩山的安國師，也是當時很了不起的一位大法師。『嵩山』在中嶽，我們中國大陸上五嶽，它是在中嶽，在現在的河南省，在那個地方他也有相當的成就。『安國師』就打發他到曹溪去參禮六祖，叫他到『曹溪參扣』，到那裡去請教六祖大師。

【讓至。禮拜。】

懷讓到達曹溪，禮拜六祖的時候：

【師曰。甚處來。】

你從哪裡來的？

【曰。嵩山。師曰。甚麼物恁麼來。】

這個兩句話也就是考試他的，禪宗的機鋒話。拿現在話，『甚麼物』就是什麼東西，什麼東西，怎麼來的？他到這禮拜，什麼東西，怎麼來的？這個話就是這個意思。如果說我是個人，我走路來的，那完全就是凡夫。那六祖的確一聽就不必說了，好，你跟著大眾一塊學吧。可人家這一聽，答得就高明：

【曰。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】

「恁麼來」是陪襯的話，重要的就是「甚麼物」，是個什麼東西？他答得妙，要說像一個物，怎麼說也說不中。這講什麼？真如本性，就是講自家本來面目，怎麼說也說不出來。所以這個一問一答，問就等於考試一樣，答案一說出來，馬上就考中了，六祖聽了就很滿意。

【師曰。還可修證否。】

你還要不要修，要不要證？

【曰。修證即不無。污染即不得。】

這個話是非常的高明。你問修證的相？有，我還繼續在修，繼續在證；可是染污，決定染污不到。性上決定不能染污，相上我還規規矩矩在修。六祖這就稱讚他說：

【師曰。只此不污染。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。吾亦如是。】

說你到這個境界，這樣的，我跟你一樣，我也是這個境界。六祖每天也是循規蹈矩，也是在那裡相上修行，心上清淨。可見得這個境界是他自己親證的境界。下面就說，

【西天般若多羅讖。】

『讖』是預言。『西天』就是印度，印度當時有一個般若多羅法師，到中國來的時候曾經有個預言。這個預言到後面會看到。

【汝足下出一馬駒。踏殺天下人。應在汝心。不須速說。】

可見得從這個幾句話來講，六祖大師有神通，般若多羅能夠預先知道未來的事情，六祖大師也知道。所以他一見懷讓，這個時候告訴他，從前般若多羅法師有預言，你的門下，『汝足下』，就是你的門下，就是將來你的學生裡頭，有一個姓馬的。『馬駒』是比喻，好像龍馬一樣了不起，要『踏殺天下人』。這個人是誰？就是馬祖道一禪師，是懷讓的徒弟。中國的叢林就是馬祖道一他創辦的，所以在佛教裡面講，是一個很大的革命。從前修行都是各人自己修行，他提出一個主張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這叢林提倡共修。在他以前，聽經、聽法大家在一起，修行各人修各人的，彼此不相干。從馬祖開始，所謂建叢林，叢林他跟百丈禪師兩個人合作，他是個首領，百丈幫助他建立清規，就等於定憲法一樣，定這個規矩，那是百丈起草的。他們兩個人合夥，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這是中國佛教一次大革命，由很散漫的變成了正式有規模的。叢林就等於說佛教大學，過去好像都是私塾，個人傳授的，這時候就變成叢林，有計劃大規模的來推廣，叢林就是佛教大學。是佛教一個重大的改革，也是中國佛教的特色，就是叢林制度。『應在汝心，不須速說』，你不必講，心裡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了。

【讓豁然契會。】

懷讓禪師那時候豁然大悟，體會到這個意思。

【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。】

他在曹溪住了十五年，跟著六祖大師。

【日益玄奧。】

這四個字是說他在十五年當中，他的道行天天有進步。

【後往南嶽。大闡禪宗。】

以後他離開之後，他住在湖南衡山，就是『南嶽』，在那個地方教化一方。再看第九位，永嘉禪師。

【永嘉玄覺禪師。】

『永嘉』是地名，在現在的浙江，就是浙江的溫州，那個時候叫「永嘉」。法師法名叫『玄覺』，後人尊稱他，不稱他的法名，就稱為永嘉大師。他有《禪宗永嘉集》、有《證道歌》流行在世間。他所遺留給後世的東西很少，就這兩樣東西，一個《證道歌》、一個《禪宗永嘉集》。但是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除禪宗之外，幾乎任何一個宗派沒有不讀《證道歌》的，沒有不研究《禪宗永嘉集》的，所以他的影響力非常的廣泛。

【少習經論。】

就是年輕的時候他就學佛，學習佛教的經論。

【精天台止觀法門。】

對於天台止觀之法，三止三觀，就是智者大師所建立的這個修學的方法，他下過很大的功夫，很有心得。

【因看維摩經。發明心地。】

以後讀《維摩經》，他有悟處。『發明心地』，「發」就是開發，「明」就是光明，心地開發光明，我們現在一般人講大徹大悟，就這個意思，禪家講明心見性。他是在《維摩經》裡面大徹大悟的，雖然是徹悟，沒有人給他做證明。

【偶師弟子玄策相訪。與其劇談。出言暗合諸祖。】

那真了不起！『偶』是偶然，偶然有一次，六祖大師的弟子，六祖大師的學生名字叫『玄策』，他到溫州永嘉來。他是金華人，所以算起來他們算同鄉，金華離溫州相去不遠，這是住得很近，聽

說有這麼一個法師，他去拜訪。『與其劇談』，「劇談」就是長談，所談的，看永嘉大師他這個見解、談論，真正是了不起，跟祖師見解都差不多。

【策云。仁者得法師誰。】

就問他，你的『得法師』，就是現在我們講的指導教授，你的和尚，你是跟什麼人學的？這些道理你怎麼悟出來的？

【曰。我聽方等經論。各有師承。】

他聽的經論不少，而且都是一些好的法師講經說法，所以他沒有一定的師承，他聽了很多，跟過很多法師學過。

【後於維摩經。悟佛心宗。未有證明者。】

以後，他自己講，他是讀《維摩經》自己有悟處，但是沒有人給他做證明。

【策云。】

玄策就跟他說：

【威音王已前即得。威音王已後。無師自悟。盡是天然外道。】

所以你必須要找一個善知識給你印證，給你印證的人，就是你傳法的和尚，就是你的親教師。如果你不找一個人來給你印證，你自己悟的，那都是天然外道。威音王這個事情，在《法華經·常不輕品》裡面所說的，那是講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之前，有一尊佛叫威音王如來，這個就是講那時候可以，從威音王以後就不行了，威音王以後一定有師承，一定要有老師指導，要有人給你印證，否則的話，你是天然外道。

【曰。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】

所以他很謙虛，「我們談的志同道合，你就給我做印證，你就給我做和尚好了」，相當謙虛。

【策云。我言輕。】

他說我這個地位不高，沒有分量，我給你印證，人家也未必相信。

【曹溪有六祖大師。四方雲集。並是受法者。】

這就勸他到曹溪，請六祖大師來給他證明。

【若去。則與偕行】

他說你要願意去，我陪你一道。

【覺遂同策來參。】

於是乎他也很樂意，玄策就陪他到曹溪來。

【繞師三匝。振錫而立。】

到了曹溪，見到祖師一定要禮拜的。他沒有禮拜，他見到祖師就是繞三匝，這個也是禮節，繞佛，也是禮節。繞三匝之後，他就站在那裡，『振錫』，手上拿著錫杖，振動了錫杖，他站在那個地方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【師曰。】

六祖看到這個樣子，就說話了：

【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。生大我慢。】

你怎麼這麼傲慢，到這來禮都不行一個？這是責備他的意思，為什麼這樣的驕慢？

【覺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】

他來請教，就提出兩句話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不是要我具足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」到這來禮拜嗎？我因為事情太急迫，我來不及了。什麼事情這麼樣急，這麼要緊、這麼急？『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』，連禮拜行禮的時間我都來不及。提出這個問題來。

【師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無速乎。】

六祖就開示他，教他，你為什麼不『體取無生』這個道理，了達『無速』，這個實相？這是提示他。永嘉禪師就說：

【曰。體即無生。了本無速。】

體認了自性本來沒有生死，自性沒有生死，『了』是一了百了，生死都沒有，哪裡還有遲速？遲速當然也談不上。這個是真正明心見性，徹底的悟入了。

【師曰。】

六祖就給他證明：

【如是。如是。】

一點都沒錯。

【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】

這個時候才行見面禮，才禮拜。這是有時間了，事情解決了，到這兒來大事解決了。

【須臾告辭。】

他這一禮拜他就要走，祖師給他一印證，他就要走，他不留下來。

【師曰。返太速乎。】

他說，你怎麼要回去？走得太快了。

【曰。本自非動。豈有速耶。】

自性是沒有動，也沒有靜。你看《楞嚴經》上世尊給阿難開示的，在十番顯見裡面講，見性就是自性，不來不去、本無動搖、不生不滅，說了十個意思。自性，『本自非動』，那怎麼會太快？沒有太速。

【師曰。誰知非動。】

這再近一層逼他，誰知道本自非動，誰知道？永嘉說：

【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】

永嘉回答得好，你自己在分別，沒有說我知道，你在分別。這話就是，我沒有分別，而是你在分別。

【師曰。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】

這讚歎他。不錯，很難得，你對無生（就是不生不滅這個宗旨）體會得很深，很難得。

【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】

所以他們這個一問一答非常之妙，無生哪裡還有意？

【師曰。無意。誰當分別。】

沒有意思，誰分別？

【曰。分別亦非意。】

這個答得非常非常圓滿，分別也不是意，意裡頭沒有分別。這就是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實在是分別即是不分別。所以從這一問一答，永嘉大師確確實實真正徹悟第一義諦，到曹溪讓六祖做個證明。做證明，六祖就是他的老師，就是他的親教師、他的和尚，所以他是六祖的門人。

【師曰。善哉。少留一宿。】

好，留你住一晚上。所以他在曹溪住了一晚上，因此後來也留了一個佳話，叫「一宿覺」。

【時謂一宿覺。】

他在曹溪住了一晚上。大概跟六祖時間他算是最短的，只住一晚上就走了，還是祖師特別留他的，要不留他，當時就走了。

【後著證道歌。盛行於世。】

他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回到永嘉也是教化一方，留到後世的東西不多，就是一個是《證道歌》、一個是《永嘉集》。《證道歌》很短，《永嘉集》也不長，薄薄的小冊子，可是佛教裡不僅是禪宗，任何宗派，沒有不念他這個小冊子的。《永嘉集》是講修證，修證

的理論、方法，而《證道歌》完全講他證入的境界，講佛菩薩的境界。我們再看下面第十位，智隍禪師。

【禪者智隍。】

這是河北人。

【初參五祖。】

他也曾經到過黃梅，在五祖忍大師會下住過一段的時間。

【自謂已得正受。】

『自謂』，可見得不是真正得到，自己以為得到。實在講他那個時候心地很清淨，也是妄想不生，以為就證道了，所以他就離開黃梅，到河北。

【菴居長坐。積二十年。】

『菴』是一個小廟，他住在小廟裡面修定，常常在坐禪，在那裡住了二十年。

【師弟子玄策。游方至何朔。聞隍之名。】

『玄策』是到處去參訪，到處去遊覽，當然他也接引了不少人，這個很難得，接引不少人。所以到河北這個地方，就聽到有一位智隍禪師很了不起，地方人對他都非常恭敬，說他是一個得道的高僧，於是乎他去拜訪他。

【造菴問云。】

到他那裡去拜訪他，向他請教。

【汝在此作什麼。】

你在這個地方幹什麼？

【隍云。入定。】

他說，我在這個地方入定。

【策云。汝云入定。為有心入耶。無心入耶。若無心入者。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。】

『無心』，那外頭的石頭它得定，它沒有心。

【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。】

像這些動物牠也應該會得定。你到底是有心還是無心？

【隍曰。我正入定時。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】

這是講他入定的時候，有心跟無心他都放下，沒有分別執著。

【策云。不見有有無之心。即是常定。】

不見有有、有無，他這個有是貫下去的，就是有、無這兩種心都沒有，要『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』，「常定」就沒有出入。

【何有出入。若有出入。即非大定。】

你還有出、有入，你這個不是大定，大定是常定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這才真正是大定。

【隍無對。】

這個把智隍問倒了，他答不出來。

【良久。】

這是等了很久。

【問曰。】

智隍禪師就問他：

【師嗣誰耶。】

就問玄策禪師，你繼承哪一位，你的老師是誰？大概智隍在這裡二十年也沒有碰到對手，碰到玄策，被玄策整倒了。

【策云。我師曹溪六祖。】

說：我的老師是曹溪六祖。

【隍云。六祖以何為禪定。】

我這個禪定，你說是不對，那六祖以什麼為禪定？

【策云。我師所說。妙湛圓寂。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。六塵非

有。不出不入。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。離住禪寂。禪性無生。離生禪想。心如虛空。亦無虛空之量。】

這個幾句話，是他敘述六祖大師平常教誡學生，告訴大家什麼叫做禪定，把禪定的境界、禪定的受用、禪定的修學告訴大眾，指導大眾如何契入這個境界。今天時間到了，後面這一段文，我看還相當的長，今天講不了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，下一次我們就從玄策禪師這一段話來講起。